

高端会所是富裕阶层为自己打造的消费乐园,正如华商会 CEO 吴春成所说的,“会所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为会所消费群体营造出快乐生活、有品质的消费,消费显然是高端的。”

会所风行 迎合高端圈子消费

□ 王木正

下午2点左右,从企业出来,去台球会所和几个约好的朋友切磋球技;4点多去一家红酒会所,拿走会所帮忙订购的两支红酒;晚上去新城一家商务会所,与邀约的那位副总一起吃饭、健身,洽谈在过程中进行。

这样的“会所生活”,对企业家二代、鞋模企业副总经理陆毅来说很普通。今年以来,他身上多了5个会所的会员卡,除非出差,每天的生活基本都与会所有关。

时下,会所消费在温州悄然兴起,出现了各种各样冠名“会所”的消费场所,其中注重私密性、推行会员制的高端会所更是受到高端消费群体的追捧。

号称“会所”的671家企业

会所(又称 CLUB,俱乐部)这种场所形式起源于英国,实际上是相同兴趣爱好者组成的一种联盟。国内的会所最早出现在北京,多以商务会员为主。2008年,会所性质的场所温州就已出现,但纷纷以“会所”之名亮相始于去年下半年,而今年以来已是“会所成风”,除了国际公馆、水木清华等会所,还出现了各种各样冠名“会所”的消费场所。

据温州商报报道,工商部门的数据说明了会所的流行。据温州市工商局注册处信息,温州目前共有514家冠名“会所”和157家冠名“俱



乐部”的服务企业,它们七成以上为今年新注册企业,此数据还没包括本来另有其名却赶时髦自己擅自更名为“会所”的企业。据注册处人员回忆,三年前温州以“俱乐部”命名的企业只有数十家。

这些会所(俱乐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专为企业家、商人、高收入人群打造的高端会所,这也是大家通常所理解的会所。如位于江心屿原英国领事馆的国际公馆,由奥康集团、法派集团、东艺鞋业、泰马鞋业、泰力实业5家温州民企出资组建而成,主要提供餐饮、住宿、娱乐等服务;还有位于市区惠民路的华商会国际名流俱乐部,具备资本项目对接、培训学习、文化艺术推广等功能;由溢香厅大酒店投资的逸华会国际俱乐部,提供的则是餐饮、娱乐、健身等一条龙服务。二是以红酒为主题,只提供红酒品鉴和

会员制活动的富隆酒窖等小型会所。第三类数量最多也相对草根,是以健身、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高尔夫会所、羽毛球会所、台球会所等,无论是收费还是活动内容,都相对大众化了些。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些会所只是普通的健身场馆。

高端会所“不怕巷深”

华商会国际名流俱乐部藏身于温州职业中专校园左侧绿树中的一幢建筑;逸华会的门面掩在路旁绿色中;温州名流会所则位于景山……这些高端会所给人的感觉是“酒香不怕巷深”。

当然,“不怕巷深”的背后是实力。可以说,高端会所是富裕阶层为自己打造的消费乐园,正如华商会 CEO 吴春成所说的,“会所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为会所消费群体营造出

快乐生活、有品质的消费,消费显然是高端的。”

据了解,这些会所经常性地为会员举办各种活动,如华商会每周平均举行3-4次讲座、品鉴、沙龙等活动,逸华会不时举办各种书画鉴赏、名品品鉴及其他商务交流和社交活动,清华大学民企总裁班第五期学员发起的水木清华会所,则经常举行同学聚会、投资交流会等。

这些高层次活动,对希望提高自己修养和素质的温州企业家、商务人士、中高收入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这些活动,大部分只有会员才有资格参加。据知情人士透露,高端会所的会费一般10万元以上,消费另算,如某红酒会所包厢最低消费要1万元左右,而多家会所人均餐饮消费要500元以上,消费门槛相当高。

卖点是私密和圈子

高端会所为什么能在温州悄然兴起?逸华会国际俱乐部总裁柯巴嫩认为,原因是会所这种消费形式迎合了温州企业家、商人这一群体消费方式提升的需求。

柯巴嫩认为,无论是哪种形式,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功能,高端会所最基本的特性就是私密性和配套的管家式服务,以及因高消费水平决定的高端人群,这两个特性正是所有会所的最终卖点。温州企业家、商人及其他高收入人群,希望能与自己的圈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交

流、学习、娱乐、健身,或希望能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找到自己所需的圈子。这种需求不仅仅是希望能有更好的消费环境,同时也是想体现自己的品位和层次。正是把握住温州这一群体的需求,会所才迅速在温州兴起。

拥有三个会所会员身份的万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孝锋表示,相对酒店和其他场所,会所能为他提供随到随有的酒席,能安排高素质的服务人员和不受打扰的交流空间,还能提供健身等其他配套服务,能体现出他对重要客人的尊重和重视。更令他满意的是,会员能有大量的签单权,相当方便。

不过,要想真正的私密和一对一服务,会所就必须全部采用会员制,而温州的会所基本上还是会员制和非会员制两种经营模式并行,实际上还只是半私密半开放操作。吴春成等人士认为,实事求是地说,温州的会所尚处在市场培育阶段,只有做好会员制经营,并与非会员服务形成很大反差时,会所这种高层次消费场所才能在温州体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自1990年“皇家俱乐部”在北京成立,舶来品 Club,便在中国开始大行其道。知名者,“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北京美洲俱乐部”、“江南会”等等,无不成为身份不凡者如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许荣茂、张朝阳、马云等的栖息地、交际所、名利场。

顶级会所天际会 欲当福州 BOSS 堂

□ 授 福

2010年搜狐网,世茂宣称在福州的最高处,超五星级洲际酒店之上,为福州的 BOSS 们打造一个专门的名利场——“天际会”,于是,我们终于可以直面最顶级的会所。

所谓“天际会”

说到“天际会”,据闻,其栖身于福建第一高楼的顶端,独占18个楼层,划分为“服务式私人行宫”、“要员接待会馆”、“总裁办公厅”、“私人产权会所”四大类型。

服务式私人行宫,主打宫廷式贴身服务,以五星牌酒店的标准来管理私人行宫,在市中心开辟可供休息的场所,适用于海外客户短期回国,或者大公司重要客户接待;要员接待会馆,主打商务公关牌,其作用在于接待政、商要员;总裁办公厅,集办公和起居为一体,一室可用办公,一室可用休息,一室可用休闲,因其独立于公司办公室之外,所以 BOSS 们在此办公,不必正襟危坐,而独享从容之美;至于位处海拔最高,单套面积达900平方米的私人产权会所,则囊括了前三种产品的功能,集娱乐、休闲、商务、居住为一体,打造福州最顶级的商务会所。

注定“BOSS 堂”

当然,纵然世茂把“天际会”的产品功能划分得极尽精细,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断定,这注定将是一个福州富人们的商务“玩偶”。

顶级会所如“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等等,虽以“尊贵、奢华”为代名词,但却因吸纳政府要员,商业、文化名流,打造资讯、交流、合作平台而著称。

事实上,伴随着海峡西岸经济的发展,在商业领域的福州成功人士正在不断地增多。这些财智人群的特征便是,从纯粹的物质消费转变为精神的享受和品位的追求。同时,为了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他们还需要一个能够凝聚圈层、配置丰富、服务一流的高端而周全的交流平台。而传统的物业会所,显然不能满足这些高端阶层对圈层和商务交流的需要。

于是,世茂“天际会”针对于此,在福州海拔最高的地方,划定一个只属于 BOSS 们的名利场。



城南逸家树标杆 打造顶级私人圈层聚落

□ 刘 洵

在成都城南逸家,耗资1.2亿元打造的七星级天穹会所布局在社区的东北角,扼守城南逸家的门户位置,东西长达120多米,占地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如此规模,在国内也非常罕见。

品鉴会上,凤凰岛七星级酒店

主设计师砾宾介绍说,他的团队是通过了开发商八轮全球招标才得到的设计机会,所以格外珍惜。为保证天穹会所完美绝品品质,避免众多别墅会所重建建筑、轻园林的弊病,最大限度与1.2公里原湾资源和谐共生,国嘉地产不惜投重金打造4万平方米会所景观,高达1500元/平方米的会所园林景观投入也创下成都别墅会所之最,而整个

会所室内装修12000元/平方米投入,更是已经超越北京、上海的众多顶级别墅会所的投入,为成都顶级别墅会所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标杆。这里将有成都最大的天幕恒温泳池、媲美北京长安会所的VIP私人会客厅、顶级拉菲红酒房、全铺手工地毯的健身房、哈瓦那雪茄房、鲁哇咖啡厅等高尚生活配套。

“这个天穹会所,并不以赢取高额利润为目的,主要为固定的高端圈层服务。会所将为高端人群实现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他们不仅需要消费和娱乐,还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消费和娱乐。别墅只为少数人,因此一定要做到精细化、极致化。”有人已经预言,七星级天穹会所可能会成为成都最牛的顶级私人圈层聚落。



风云 | FengYun

北京胡同里的老会馆

□ 许志社

北京城文化名人荟萃,很多人最早来北京的落脚点即是各地在京设立的会馆。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代,清代达到鼎盛,据光绪十二年出版的《顺天府志》记载,当时大大小小的会馆已达414处。在原宣武区的有些地方,有的胡同会馆之间的距离不足百米,位于南横东街南面的珠朝街,就曾依次设有云南会馆、扬州会馆、成都会馆、中山会馆;位于南横西街北面的南半截胡同和北半截胡同,曾有绍兴会馆、安徽黟县会馆、江苏会馆、四川潼川会馆、湖南浏阳会馆……几乎每一个会馆都曾记载着一段老北京的风云历史。

我家曾住在南城的椿树胡同,其周边的胡同密如蛛网。从我家向东走几分钟的路,即是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安徽会馆建于清代,据说这是一座在北京城里数得上的大会馆之一。我那时在琉璃厂小学上学,有时放学不回家,便约上三五同学直奔“大花园”(我们对安徽会馆的称呼)而去。记得院内树木很多,还有几棵歪脖子老榆树和窜出一房高的老枣树等。院子中间是一个水池,水池中的假山石瘦骨嶙峋,在阳光照射下七扭八歪的阴影空空透透地平铺在地上,躲在假山石后面可以捉“猫猫”(迷藏)。

老北京过去有很多会馆,且大多都集中在原宣武区和崇文区,有些胡同街巷的名字就是以所在会馆命名的,比如因浙江姚江会馆而得名的姚江胡同,因福州会馆而得名的福州馆街,因广东顺德会馆而得名的顺德馆夹道等等。



有时玩儿疯了,会在几个院落间跑来跑去地穿行,玩“打仗”。会馆内几层跨院都有花园,像是一个迷宫。不同朝向的房屋间有长长的游廊相互连接着,有时的课外作业就是席地在走廊上写完了。

从我家向西走去,仅仅一箭之

遥的永光寺西街上坐着落江西会馆。不过,这里只是它的东门,江西会馆的西门建在宣武门外大街上。如果从东门到西门,得穿过临近的八宝甸胡同,再向右拐,因为整座江西会馆足足横跨了一条街的宽度,其占地面积、格局排场非同一般。儿时也同样经常跑到这里来玩耍,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会馆内的地面明显地低于院外的马路,越向里面走越觉得是一个大凹坑,四周的房屋高高大大的,相比之下人好似小了许多。记得上个世纪大概七八十年代,北京市的名牌企业——原长城风雨衣厂在会馆的院子内建有生产厂房,常看见头戴白帽、身上系着缝绉围裙、胳膊上带着白色套袖的女工们进进出出。

我小时候比较熟悉的还有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这座会馆后来还曾当过一家报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每到夏天放暑假期间,几乎天天去陶然亭游泳,这里是必经之路。每每走过这家报馆时,素净的水磨石墙面,装饰着藤蔓枝条的花式雕刻,隐隐约约有报馆二字还可以看清。进门处是青石台阶,迎门是一座矗立的小楼。这在当时狭窄的胡同里面,是十分显眼的一座建筑。院子里左右是厢房,右手处的房子作为传达室使用,楼与房相夹处是一条甬路方便人们往来。院落

内幽静极了,一架藤萝架下,浓密密的枝叶将夏日的烈日遮挡开来,只有树上知了的鸣叫声。那时,这里早已是平民百姓的居所,因为天气太热,我每次路过这里都要在院内的自来水管处,喝上几口水,再将光脚穿的塑料凉鞋冲一冲水解热,并没有在意这座会馆的来龙去脉。据文献介绍:1920年2月间青年毛泽东来北京时,在此报馆内居住过。现在,一块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牌子挂在大门外的墙上。

从这里沿着骡马市大街走上一里多地,还可以看到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年间,从1912年至1919年,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这里居住了七年,先生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文章,都是写于这里。

在老北京,有些会馆还开有戏楼。如潮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和正乙祠等,这四家会馆以前统称“四大戏楼”而蜚声京城。汉、豫、蒲、粤剧以及梆子、昆曲等许多剧种都曾在这类会馆上演,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和普通戏迷都来凑热闹,常常是熙来攘往,车水马龙。为求方便,前来演出的各地演员大多都在本地会馆居住,不仅乡音乡情异常亲切,吃喝也基本是家乡的味儿,演戏之余还可以逛逛京城。

时尚 | ShiShang

私人酒窖 喝的不是酒是窖

私人酒窖,源于法国葡萄酒兴盛时代,与一般存放酒类的酒窖不同。私人酒窖可以定义为不但是一个美酒存放私人空间,更是彰显其主人一种品尚生活的态度。法国品酒师帕特里斯·库亚曾说:“在欧洲的富人圈里,藏酒以万计的人比家有三辆法拉利的人自豪得多。衡量富裕的一个高标准就是看你转于cnwinenews.com是否拥有稀世珍品的酒窖。”

在葡萄酒风靡全世界的当下,私人酒窖为爱酒人士应运而生。传统意义的酒窖主要指利用地窖的恒温、避光、通风等天然条件,来进行葡萄酒酿造、发酵的场所。在国外,私人酒窖除了能保证葡萄酒的历久弥香,或许还是豪宅增值的砝码。据英国标准人寿银行公布的报告,在英国,如果一座房子价值15万英镑,附带了一个私人酒窖,这所房子就会升值1万到1.5万英镑,也就是平均升值7%。在欧美国家,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酒窖随处可见,已经成为一个家庭必备的空间。而家庭酒窖项目在国内算是刚刚起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天然酒窖,走入私家的“整体酒窖”利用了高科技的手段进行地窖储酒环境“仿生”模拟,成为越来越多新贵的宠宠。